



闲话中国农民

●
映
泉
著



民出版社

映泉 著

闲话 中国农民



责任编辑：倪腊松

封面设计：方楚涓

责任技编：黄秉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话中国农民/映泉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18-03041-6：¥ 16.00

I . 闲…

II . 映…

III . ①杂文—中国—现代②农民

IV . I267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厂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菜塘路 6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200,000 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18-03041-6/I·366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1084 83790667

自 序

农民，这两个字按照字面上的理解，可解释为务农之民，不过是个行业称谓。但作为一个阶级，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它曾以最为光荣最为显赫的地位出现在报纸、广播、文件上和一些领导们的口中。它与工人相对应，是支撑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两大阶级之一，因此它们两个常常并列出现在一起：“工农团结”，“工农联盟”，等等。我们的国徽，是钢铁和稻穗组成的图案；共产党的党旗，是由金色的锤和镰刀所构成。70年代，农民出身的陈永贵被选进了政治局，并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在一些文件和所有舆论宣传中，也是把农民当作主人颂扬的。农民，这是新时代的主人，是新时代的领导阶级！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熬到新中国成立便算是苦尽甘来，该扬眉吐气了。

可是且慢！

作为一个阶级，新社会使他们的政治地位的确提高了，但农民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很长时间以来，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在事实上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他们实际的地位和收益并没有跟巨大的名声统一起来。不然，怎么会在本世纪快结束

的时候，国家领导层还对减轻农民负担抓得如此之紧呢？

当我回农村老家，听父老乡亲们说农民负担正在减轻的时候，禁不住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农村，我是太熟悉了。在我的记忆中，农民真正开心的时候除了改革开放的20年，再就是当年分土地的时候；积极性最高的，也是当年土改和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一段日子。记得我的老爹每年都得奖品，有时是一把镰刀，有时是一个本子，尽管我们一家人加起来也认不了一个字。直到1957年，农村也还是一片明媚的春光。我的老娘有时给我几角钱说：“到街上买粑粑吃去！”赶街，在那时是有丰富的内容的。

然而从第二年起，“街”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农村突然间萧条了。忘不了老爹七尺汉子走路摇摇晃晃的情景，忘不了爹妈将菜里黑乎乎的几粒米互相推去推来的情景，更忘不了眼泪滴进野菜汤里的情景。从此，工作队再没间断，电线牵进村里的第一大用途是安高音喇叭，喇叭里除了让人精神亢奋的进行曲，再就是喊开会喊上工的大叫声。父亲早死，老娘还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消息让她想起了几十年来的颠簸，不禁叹息：“要是你爹还在……”

谁也不能也不应该将农民中没解决的一些问题归咎于领导者。农民被踩在最底层毕竟有几千年的历史，封建统治虽然被推翻，但其流毒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物质的贫乏未能也难以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根本的改善；科技的落后限制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关系中复杂的人为因素，致使他们的劳动条件未能摆脱老式的框架；尤其在旧的体制管制之下，农民被限制在狭小的土地上，成了世袭的劳动力。那么多工作队几十年间的反复教育，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安心种田。而在这种种让他们受委屈的问题中，最严重的方面还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对农民的鄙视，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面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这些由封建统治时期所创造发明的东西并没有在所有人思想中消除。

还有我们每个人，如何看待农民？不用多加思索，只需看看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态度就明白了。比如：

有朋友请吃饭，点菜时朋友让客人先点。你禁不住朋友的一再劝告，点了几个菜，朋友一看就皱着眉头笑话你：“这是农民吃的。”

到一个地方出席一次会议，会议主持者发了好多水果点心。走时谁都懒得带走。你有些不舍，带着又拿不下，犹豫间，同屋的人也许会笑话：“怎么像个农民？”

到一个大场面参观，看着那恢宏的建筑惊叹不已，脚下竟忘了挪步。后面的人便催：“走啊！怎么跟农民进城一样？”

在一家餐馆吃了饭，走时四处找老板，为的是道一声谢。同时就餐的人也取笑：“完全是农民意识。”

在一种正而八经的讨论会上，你说出一个观点，说不定有人就会有根有据地起来反驳：“这是一种农民心理。”

.....

以上种种责备对你也许只是善意的玩笑，甚至是一番好心。但是在这玩笑的背后，却有许多人并没意识到的文章。第一，是对农民的鄙弃。被批评的农民，似乎正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巨大包袱。第二，这种无所不在的批评可能证明了人们思想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以文明程度的提高和观念的更新为标志的，凡是在批评一种东西的时候，批评者应该还是没有或已经脱离出那种东西的影响的了。也就是说，农民意识在农民身上，而我们是没的。

这显然是观念的误区。事实上，农民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必然渗透在我们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殊不知，我们这种批评也正是农民意识的反映。

再看看我们的习惯用语。普通的语言背后，分明隐藏着不少的秘密。去农村体验生活或扶贫驻点，被称为“下”乡“下”农村；一个从农村提拔的干部进了城，被人说成是从“下面”提“上来”的。这种“上”与“下”的用语并无逻辑的错误，也没有意识上的什么毛病，但如果跟农村农民结合起来一想，就有些让人不好想了。县是省之下，乡是县之下，村是乡之下，那么被称之为主人翁的农民呢？便在“下下之下，无可再下”了。还有上面所说的那个“提拔”，那是往“上”提往“上”拔，不提不拔便可能永远处于“下”。可见，革命能够推翻一个政权，却难以革除意识所及的方方面面。

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民意识？农民，务农之民。农民意识，表示蒙昧、狭隘、不开化、自私、只顾小得失等等。但是，按照判断农民及农民意识的那些标准，注意观察我们的上下左右，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批评者身上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少而又少，有时某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比农民更“农民”。

对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往上数三辈，谁都不敢说他的出身就不是农民。

农民身上体现出来的，未必就一定是落后和狭隘；批判农民意识的，未必就一定比农民站得更高。

我的家庭出身是农民，社会关系的主要部分也是农民，我的人生背景农村占了大部分，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大多也是农民和农村。即使到了省城，在灯的海洋里，在高楼林立间，听到看到的一切也难免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审度一番。于是，便动了写写农民的念头。经朋友们打气，没少周折，便产生了这一本书。没有俯瞰全景的视野，有的只是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没有理论的高度，有的只是感性的认识。

目 录

1	自序
1	第一章 自古农民无地位
1	文字里的文章
6	圣贤之见
10	“无辜”者的悲哀
13	血肉武器
16	贪官与官僚
24	第二章 农民未必不风流
24	山野出皇帝
30	拥抱苦难
33	农民出土人
37	山野能人多
42	诸葛亮和他的身后
46	漂母与恶少
48	“贱爬”

51

51

54

59

63

69

73

73

78

83

85

90

90

93

96

101

105

109

115

115

122

126

130

135

135

第三章 后土

中国人与大豆

孔子的两句话

严酷背后亦多情

慈母

生存经验

第四章 感谢落后

考古的启示

古貌古礼

没文化的说文化

净土

第五章 沉默的力量

吕伯奢与柴大官人

温暖的怀抱

失意者的乐园

相濡以沫

农家也有乐

民间看历史

第六章 生育的烦恼

男儿为何重如山

生活需要人多

生产需要劳力

此生也属于自己

第七章 且说迷信

迷信之疑

138	想起了老爹烧纸钱
141	巫婆神汉
143	“文化大革命”中敬香
145	拜神与拜己
147	吃斋的老太太
149	嚎丧与丧鼓
153	干坏事的不信鬼神
156	“科学”不科学
158	“迷信”不迷信
161	第八章 知青题材
161	说说文艺作品
163	原是一笔糊涂账
169	弱者欺负更弱的
174	返城见闻
179	回乡知青也是人
183	第九章 自私辩
183	自私解
186	看“私”先看“公”
188	“公共”之公
192	“公平”之公
195	工农曾经差别
200	务农方知农民难
204	一幅画的联想
208	第十章 落后辩
208	正看反看

210	什么是进步
213	“使由之”的惯性
218	并非没有发言
223	社员负担有多重
227	对抗心理
232	第十一章 传统美德与封建礼教
232	“重建”断想
235	评估旧道德
240	孝与家庭
246	政治思想与道德
250	钱与礼
256	第十二章 农民意识
256	农民意识在哪里
258	想起当年编剧本
265	也是脑体倒挂
269	农民的故事
273	割不断的是非根
277	后记

第一章 自古农民无地位

文字里的文章

在没有工、兵、学、商之前，甚至在“农民”两个字还没发明之前，大地上就先有了农民。要弄清到底有多少年代，还得从北京猿人开始慢慢梳理，那很费时间。少说点五千年历史不算多。但一直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有领导说他们的负担过重。而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农民是经常被召集到一起开会“思甜”的。号召思甜，至少说明农民感觉不到甜味。“减轻农民负担”得到了农民的衷心拥护，是因为总算上面承认了他们负担过重。这衷心拥护可不是过去政治运动中的套话，到农村走一遭就明白了。“减轻农民负担”几个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这中间包含着对农民的尊重和再认识，是观念的更新，是将农民真正当作主人的全新意识。

很长时间以来，在一部分干部中间，认真说他们并没有替农民着想，不然的话，也就不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还存在着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农民的负担是不是后来加上去的呢？也不是，或不完全是。它只能说明对农民的麻木，而这

种麻木由来已久，以至于我们看不出农民有多少负担。

要弄清这问题，还得从古代说起，因为今天连着昨天，我们以为过去了几千年，但对农民而言，朝代的更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变化。封建统治者给农民怎样界定？从古至今，农民究竟是怎样的地位？为了有根有据，我倒是下了一番工夫翻古书，寻找古代“圣贤”以及“先王”们是如何干的。

寻找的结果是令人心寒！

从最古的书籍到诸子百家的论著，几乎没有哪一本书上没有“民”字。因为没了民就无所谓君王，也无所谓圣贤了。打仗靠“民”去拼，吃的饭靠“民”来种，要建立专制的威严更要靠“民”服从。总而言之，没有民就难以建立起封建专制。而“农”字是个专门的字眼儿，只有跟吃饭问题联系起来的书才有“农”字出现。

什么叫农？《汉书·食货志》是这样解释的：“辟土殖谷曰农。”《汉书·昭帝纪》中记载昭帝下诏时有“谷贱伤农”一句，《论语·子路》中孔夫子说：“吾不如老农。”证明“农”是种田的专用字。

至于“农民”，《谷梁传·成公元年》中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这里提到了农民，却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更不是当作“拖了我们后腿”的阶级，只是有别于其他三个“民”而已。再就是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过一句“农民则计量耕稼”，也是指的务农之民。

但“民”的主要成分是种地的农民。《国语·周语上》说：“夫民之大事在农。”古代吃饭是第一等的大事，必须全民皆农，以粮为纲。那时没有工业，所谓的“工民”最多只是一些手工业者，那也是从农民中分化出去的一批人。至于

“士民”“商民”，更是“民”中的零头。

工业革命产生了工人这一阶级，为了与工人相区别相对应，“农民”才被划为一个专用名词固定下来并使用频繁了。

先弄清了古代的“民”主要是农民这个概念，再看其有关农民方面的政策法规以及圣人之言论，就明白了统治阶级是如何对待农民的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村教私塾的先生对我讲过“农”字的结构：曲辰。他说，曲者弯也躬也，辰者天也星也，弯着腰是看不见天的，这就叫做脸朝黄土背朝天。另一种解释是出门天不亮，回家天已黑，望见的只是星辰。私塾先生也是个农民出身，这种解释原本夹着自嘲。但他的自嘲并非夸张。农民只作为种田的机器存在，其地位与牛马没有两样。

翻开史籍，凡是有关农民的记述，无论是在帝王之口，还是在“有识之士”的论述中，对于农民无一例外地皆是利用，没有谁专为农民的利益制定一项政策，也没有谁为农民的根本利益进上一言。

先说农民的居住地“农村”。

对“村”的解释有两个，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形容词。当名词解时，便是务农之民居住的地方，也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村庄。当形容词解时，它就是文明的反衬，粗野粗鄙的意思。“农”跟“村”连起来一叫，就是务农这行职业和务农之民很粗野（或粗鄙）。而最早发明“村”这个字的用意时，恐怕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种地之民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不用说肯定也是粗野粗鄙的，所以它叫“农村”。可见，造字的先生从一开始就把农民排在末流。

农民无知。

孔夫子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见《论语·泰伯》)也许有人说这里泛指所有的民,但须知,所谓的民离开了农民这一阶层就不存在了。他老人家主张只能让他们干,至于政策之类的事情不能也不必让他们知道。一位经学家对“民”的解释更透彻:“民者,瞑也。民之号,取之瞑也……冥瞑皆无知之貌。”还有一种解释是:“以民为群下之通称,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以定法。”今天看来,“先王”之定法很有些缺德,但也不能不承认,那一套却行之有效。无论什么方针政策都不跟你当老百姓的讲,你只有拥护的份儿和照着做的义务,权利是没有的。“先王”们每当取得政权以后,就用孔夫子的这一套,轻轻松松一统治就是数百年。孔子被皇帝们奉为“至圣先师”,主要是他们为他们的统治立下了难以估量的大功劳。

历史在朝代的更替中流动,一个朝代从励精图治慢慢走向腐败,便被新的奸雄取而代之,然后又是励精图治,然后又是慢慢走向腐败,再被下一个奸雄取而代之,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农民的威力只有在活不下去了的时候才显示出来,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进入史册。而那个时候,他们的头颅大多不在了,他们的血换得的仅是一笔:“某年,某州民反。”农民被逼得活不下去了造反,却又被另一些政治野心家号召起来为野心家所利用。他们的血肉堆砌成一道道阶梯,直通皇帝和王侯们的宝座,成全的还是他人。

从历代农民起义这个意义上来看,老夫子另一句话倒是说得很切实际:“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而已甚,乱也。”

农民是“小人”。

孔子还有一句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所谓“怀土”,一位经学家的解释是:“小人惟身家之是图,饥寒之是恤。故无恒产,因无恒心,所思念在土也。”“土,田也。”

这就说得十分清楚了，小人就是农民，因为除了种田的农民，还有什么人“思念在土”？《左传·襄公十三年》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上，小人尚农以事其上。”君子尚能，小人尚农，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尚能”的是君子，“尚农”的是小人。《书·无逸》中也有这样的句子：“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这里十分肯定地将农民编进了“小人”之列。

这样的例子还多，要举下去翻书太难。可见，打从远古时候，农民就被人君圣贤们从身体到心灵奴役着。

在古代，农民是牛马。

古时，各地的长官被称作“牧”。如《孟子·梁惠王》里有一段话：“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有人对“牧”字的解释是：“牧，养牛人也。牧之义为养。每一州之中，天子选诸侯之贤者，以养一州之人。”一州之长叫做“州牧”。“天下之人牧，即天下之人君也。”县有县牧，州有州牧，而皇帝就是放“牛”的总管，他统管天下的“牛马”。

明明是民养官，民养皇帝，却偏偏要说是天子和当官儿的养民。养，哪怕不切实际，至少听起来还不那么刺耳。可他们偏偏就要说是“牧”，明目张胆从法律从理论上将农民的地位确定下来了，这地位就是“牛马”的标准。

粗鄙，无知，小人，牛马。根据古代圣贤们和君王们的定法，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加工和完善，相信你已经看出了农民的地位在哪里了。他们有时是人，却是卑微粗野的“小人”；他们有时是“民”，却是“冥”顽不化的“群下”；而在统治者面前，则干脆就是牛马。可见，农民在古代根本没有过地位。

圣贤之见

我喜欢读古书，慢慢读得多了，也就发现了问题。那些被称作开明帝王的统治者们，那些被后人颂扬的“有识之士”们，无不知道“民”的重要性。为了国家的强盛，他们想了许多办法，表面看来都是利民的，最常见的词是“休养生息”、“劝农扶桑”等等。但如果据此就认为他们是在为人民着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更不会为种田的农民利益着想。休养生息是为了蓄积战斗力，劝农扶桑是为了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富民是为了强国，但强国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富民。

6

孟子曾对梁惠王说过这么一番话：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若是只看前几句，倒真是令人感动。税收少了，刑罚也不那么吓人了，劳动了还有休息的时间，父母兄弟也能照顾，孟子可真是一位知冷知热的好人。可是一看那落脚点，你就不能不害怕了。因为孟子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农民，而是帮梁惠王出主意如何才能“挾秦楚之坚甲利兵”。在他的口里，对老百姓“施仁政”只不过是一种计谋，富国的全部意义是为了强兵。为了反衬，这位孟子在梁惠王面前揭露齐秦楚三国的国君时说：